节气风物

美味怡人夏至面

魏青锋

本版插画 胡文光

四时有序,夏至已至。夏至的“至”不是到来,而是“极致”的意思。唐代诗人韦应物的《夏至避暑北池》中写道:“昼晷已云极,宵漏至此长。”夏至又称夏节、夏至节,是二十四节气之一,也是古代民间“四时八节”中的一个节日。

夏至一般在农历五月中下旬,这一天,北半球的白昼时间最长,黑夜最短。过了夏至,白天逐渐缩短,黑夜慢慢变长,所以我国民间一直有“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的说法。这一天,也是北半球酷暑的开始,以夏至为起点,气温将逐步攀升,一年中最热的季节将要来临了,民间有谚云“夏至不过不热”。

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将夏至时节描述为“万物于此皆假大而至极也”。其意在说,所有生命在夏至日,生长到了极点,是一年中生命力最旺盛的阶段。但因夏季雨量充沛,丰收的农作物极易因为存储不当,发生霉变和病虫害。因此为了禳灾避难,保佑粮食丰产丰收,古人会在夏至日这天举行盛大的典礼,来祭祖祈福。

从周朝开始,在夏至日的祭祀仪式中,新麦被添加到众多的祭祀物品中。等祭祀仪式完结后,百姓们就开始吃新麦子做成的面条,既有尝新的意思,又有取面条的细长寓意夏至长昼之意。

而且,夏至不久就开始入伏,很多地方把夏至面也叫作“入伏面”。夏至面均为新麦磨成的新面粉制作,营养成分高,口感甚佳,逐渐成为人们喜爱的夏暑饮食,发展到现在,吃夏至面渐渐成为一种民间习俗。

清代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记载:“京师于是日家家俱食冷淘面,即俗说过水面是也。”《齐民要术》中记载有一种冷淘面,是一碗浇上冷肉汤的揪面片。唐代曾流传一种“槐叶冷淘”的凉面做法,以面粉和槐叶汁水等调和,切成饼、条、丝等不同形状,沸水煮熟,过冷水后加调料食用。杜甫专门写过一首《槐叶冷淘》的诗篇:“青青高槐叶,采掇付中厨。新面来近市,汁滓宛相俱……”苏轼的《二月十九日携白酒鲈鱼过詹使君食槐叶冷淘》中也曾提及它。清朝钱谦益的《谢德州张太守送酒》诗云:“香翻乳酒倾云液,油点槐淘泻玉盘。”诗中“槐淘”即为“槐叶冷淘”。

记得小时候,每年夏至,母亲都要做凉面给我们吃。其实凉面的制作并不复杂:先把两三个鸡蛋打在面粉里,拌着鸡蛋的面粉有筋道,过水后当凉面食用口味清新爽滑。随后母亲揉面,再把揉好的面团放在案板上用纱布盖着醒面,待到面团醒得光滑细腻,就可以尽力擀薄。然后迂回折叠,为防止粘连,每一层都要撒上面粉,最后一刀一刀紧密切下,轻轻抓起一把面条往上一扬,顿时一案板铺开的细面条像花朵一样层层绽放。

面条随即入锅,水开三沸后,母亲用笊篱捞出,再倒入旁边早已准备好的清冽井水中,两三分钟,旋即捞出沥干,面条丝丝溜滑,清爽诱人。食用时拌入熟豆芽、黄瓜丝、豇豆和葱花、姜丝、蒜蓉等调料,一碗看着让人食欲满满的夏至凉面就做好了。

时至今日,想起那一碗凉面还是口舌生津。首先,双手接触到瓷碗的冰凉,夏日的燥热开始锐减;随后是醇浓麦香和蔬菜、调料的香味不断萦绕唇齿之间。入口爽滑,柔韧耐嚼,不停地吸进嘴里,立刻从头到脚,都透着一股酣畅淋漓的凉意。

美味怡人夏至面,食用时那种透心凉的感觉不仅消暑降温,而且还驱散了心中的浮躁。炎炎夏日,多吃凉面还可以消乏解渴,健胃消食,益处多多。

昼晷已云极,宵漏自此长。

读书

诗有别裁 戏总关情

苏妮娜

中国是诗之国度,在梁启超等将小说从外埠引进之前,诗与史才是文学正宗。但这不表示中国人不嗜好故事。事实上,中国人对于故事上瘾,表现在他们热爱看戏。即便在各类名著中,也有大量看戏的情节,戏与故事相互印证,是中国古典虚构文学中非常具有隐喻性和谜之魅力所在。

读《红楼梦》,林黛玉是整部书中的诗魂,她的才华主要是诗文之才,历经幼女到少女的成长,渐渐显露,伴随着整部小说的故事时间线缓缓推移,黛玉最后成了历次诗社的诗魁、大观园中的状元。根据多位红学家的说法,《红楼梦》是用实写荣宁二府,以衬托大观园作为梦想之地的虚有。黛玉的诗才唯独在大观园中显露,也就是出于俗世之外。如果给才华分出类型,黛玉所拥有的是超逸之才,虽然稀少,却难做经世之用,也就是“无用之用”。如果按照卡尔维诺对于文学特质的分类,黛玉之才应该属于“清逸”一型。

作为黛玉的对照式人物,宝钗处处拥有可堪匹敌的资质,只不过宝姐姐的品性是“随分守时”、善于藏拙,正如她在海棠诗里自画形象“珍重芳姿昼掩门,自携手瓮灌苔盆”,她的才华禀赋天性都是自我珍重而妥善隐藏的。宝钗属于尘世,她有入世的智慧,属于“有用”之才,故事中处处显现出她的通达和圆熟。自然,按照宝玉的品鉴,她的品性不轻逸也不超脱,那自然就属于浑浊了,所以他对宝钗的亲切中,预留着分寸感。那么宝钗的才华表现在哪呢?小说中写了几处,多是侧写,往往隐藏在众人品戏评戏的热闹时刻。

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制灯谜贾政悲谶语”中,正值宝钗生日。故此,贾母格外张罗着贾府上下请戏办酒席,比起贾府别的姑娘来倒多费了心思。薛宝钗自然是领情的。她自己点了两出戏,第一出出自《西游记》,那无非是迎合长辈的热闹喧腾的戏文,另一出出自《鲁智深醉闹五台山》。贾宝玉、林黛玉都已到了吟风弄月的年纪,并不喜欢武生戏。可是宝姐姐头一回大大方方暴露出自己学问的根底来,对这一出,她说的是:“排场又好,辞藻更妙”“只那辞藻中,有一支《寄生草》,填得极妙,你何曾知道。”便念道——“慢揾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哪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这曲子把宝玉乐得“拍膝画圈,称赏不已,又赞宝钗无书不知”。

这一支《寄生草》对于宝玉的意义重大。它不仅是对于现世虚幻的一种点拨,也令他从小情小爱的失落中,到达人生哲学中的虚无,也就是这一回目所说的“悟禅机”“悲谶语”。此外,这支曲直接刻画了宝玉的结局,听曲的终成了曲中人。

想一想,如此重大的机缘关头,敲打宝玉的竟是务实入世的宝钗,而不是品格超逸的黛玉,也真是阴差阳错。

到了第二十三回,故事重点就是戏文对于人物的警醒,“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这里所警的芳心便是黛玉对于“情”的领悟。这一回,元妃下旨令宝玉与姐妹们迁居大观园内。至此,一个内在于荣宁二府的心灵净土——大观园,真正展示了心灵的属性,人物也方才拥有了与自己资质与精神相通的空间住所。也就是从进驻大观园开始,宝黛二人成长为少男少女,各自有了“心事”。这是一个繁花落尽的暮春时节,一天,黛玉与宝玉共读西厢,虽然彼此心意相通,但又无法真正得到印证,这时候远远飘来梨香苑里戏班女孩们练习的唱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以下写了黛玉的一系列关联性想象,想到了若干落花流水的诗句:“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又兼有“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不觉“心痛神痴,眼中落泪”。黛玉未必从前没听过这些曲子,只是她从前没有满腹心事,一腔幽怨,被狠狠击中。

又过了几回,宝钗便像知心大姐一般,告诫黛玉不可被淫词艳赋“移了心志”。从这也可看出宝钗内在人格是复杂的,她本来最爱《寄生草》,她也早早读过了西厢,从认知与审美方面可以到达甚至超越宝黛,但是她决不允许宝玉“悟了”,也不允许黛玉“移了心志”。说白了,宝姐姐永远保持正确,她在人生境界方面,给自己严格划出界限来。宝钗的智慧来自“戏”,而戏是人生经验的浓缩,看的是故事,长的是世故,宝钗拥有一个“老灵魂”,远远老于她自己。

而黛玉和宝玉,他们高度拥抱那个内在的自己,拥抱生命的此刻,所以活得更性情。

“戏中戏”,戏里的人在谈论戏,戏外的人也在看他们的戏。某种程度上,心理同频、相似阅历,帮我们读懂故事中那些原本虚构的人生时刻。这个领悟的时刻也许来得早些,或是来得晚些。早早地读过那些故事,这些故事才会成为我们人生故事中的映衬与伏笔,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它需要我们在某一个境遇里,重新被激活。

微小说

花开半夏

(组诗)

孙 琳

六月黄昏

夕阳来得比其他月份要晚
程序却不少
光芒和阴影做最后的交接
景致和行人逐渐模糊
仅凭记忆判断他们的模样
鸟归巢,人归家
行迹如点点星辰

灯一盏一盏地亮了
地上的光明闪亮登场
天上的光明隐入黑暗
仿佛有谁按了一下开关
天地之间,各自安详
灯里苍茫,演绎古老的故事

花开半夏

原野上,阡陌里
山谷,崖
铺展着嫣红姹紫
不去看季节的眼色
依山傍水最好
灿烂着自己的灿烂
恭敬着自己的思念
再沉重的伤感,也会惊呼
这半夏的烂漫

我提着温经散寒的意愿
把写诗的笔尖囚在键盘上
柔软的话语为我擦净坚硬的外壳
只为一朵夏花热泪盈眶
此刻,大地上
我看见,小小的蕊心里
藏着一颗果实

季节的声音

河水猛涨,像年轻的心灵
努力穿过生活之河
哗哗地,让我记住了星星滴落的声响
歌谣的结构为万物生长建造灵魂小屋
而我居于其中
倾听月光从窗缝挤进来的吟唱

昨天的音符,保持着它的节奏
小苗和花儿在绿色和枯萎中拔节
或者绽放
风,在万物生长中
探出头来,拥着枝条跳起了探戈

随后,骄傲地看着周围
绿色中,人们忙忙碌碌
啜一口酒,听牛的喘息
有生命凝结的分量
在北方,还有唢呐
在为生长呐喊,牛羊新鲜的叫声
混杂着花儿凋落和果儿坐实的喜悦
拨动我的心弦,告诉我
依然活在青葱的年代

夜晚的情节

闫耀明

尖厉的鸣叫声像一只鸟儿一样突然腾空而起,那样猝不及防,那样无法拒绝,让我的睡眠来了个急刹车。

这是半夜时分,我从床上跳起来,看了看表,然后来到窗边,往窗外看。

我看到自己的车停在楼前的空地上,正静静地睡觉。

那尖厉的鸣叫声出自一台银灰色的微型面包车,就停在楼前空地的边缘,叫声相当固执,一声接一声地响,没完没了,它的转向灯像两只闪亮的眼睛,随着尖叫声不断地闪烁。而车的周围连一个人影也没有。

我本来就睡眠不好,那辆怎么看怎么不顺眼的面包车不断地鸣叫,我的睡眠自然就处于“熄火”状态,像一辆倒霉的破车,怎么也发动不起来。

我心烦意乱地在床上辗转反侧,却根本无法入睡。

窗外,那辆面包车仍在不厌其烦地鸣叫。

我听到有人推开窗户,接着就是“砰”地关紧窗户的声音。

原本寂静的夜晚,被面包车的鸣叫声撕扯得支离破碎。

我知道,出现这种情况,是面包车的自动报警系统出了问题。我和车打了二十多年交道,我的汽车修理部也开得蛮好,不用看,光听声音,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又有人开窗户了,并闷声闷气地问:“谁家的车?咋叫起来没完了?”

但是没有人回答,尖厉的鸣叫声依然统治着夜晚。

“没人答应就砸车了!”闷声抬高了几度,话语里透着愤怒。

“这样的破车该砸!”我翻过身,气愤地叨咕着。

但是没有人去砸那辆鸣叫不已的面包车。其实砸车也没有用,不把报警装置修好或者拆掉,它一定会继续叫下去的。

后来我不等了,起床套上衣裤,下了楼。空旷的小区里见不到一个人影,只有那辆面包车,还在叫着,车灯闪动着。“这是谁家的车?”我大喊。我知道,如果任由这辆车这么叫下去,我将一夜无法入睡。

可是,我的喊声落下去了,却没有人回答我。

这时,对面楼一楼的一扇窗户开了,一个小女孩探出头来,奶声奶气地说:“叔叔,这是你家的车吗?你能把车修好吗?我被这车吵醒了,怎么也睡不着。老师说睡不着觉的时候就努力地想羊的样子,可是我把羊都快要想成驴了,也没睡着。”

“这不是叔叔家的车。”我回答小女孩。说完了,我的心就剧烈地颤动起来,我看到小女孩和我女儿差不多一样大,而且,看样子,她也和我女儿一样乖。我的女儿在她妈妈那儿,她是不是可以睡个好觉呢?有没有乱叫的车影响她的睡眠呢?

我想女儿了。站在夜色中,我猛地打了个寒噤。

一个男人急匆匆跑过来,他是车主。看他六神无主的样子,我说,报警器坏了。

那怎么办?这点儿汽修店都关门了。

我能修。男人感激地点头。

转身,我从自己的车里拎出工具箱,来到面包车前。

解决一个自动报警装置,对于我来说是小菜一碟。很快,面包车不响了,小区又沉入了寂静之中。车主千恩万谢,给我留了张名片。

小女孩说:“谢谢叔叔。”说完,小女孩轻轻关上了窗户。

我望了望天上的星斗,收起工具箱回家了。

我好像很久也没有睡着,又似乎很快就进入了梦乡。我看到我的女儿“咯咯咯”地冲我笑。

樱桃树

孙东明

记不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那株樱桃树的,大概与很多人一样,是在某个樱桃成熟的季节吧。

樱桃树生长的地方很不起眼,在老单位办公大楼的后面,有一片长满杂草的空地,由于地势低洼,一到雨季就积满雨水。大楼遮阴,一天里难得见到太阳,自然也没有什么像样的植物,长在角落里的樱桃树就是那里唯一的木本植物。

曾经向几位年长的同事打听过樱桃树的来历,没有人记得,有的人甚至不知道那里还有这样一棵树。

由此猜想,它的生命大概发端于路人无意间吐掉的一颗樱桃核。它的命运也定格于那一瞬间的不经意。

生得随意,长得也随意。一年365天,没见过有人给它松土、浇水、除虫,那是楼前那些高大的柏树的待遇。那些柏树长在办公楼前,土质肥沃,阳光充足,长得高大挺拔,茂盛葱郁。樱桃树得不到什么关注,便也因此躲开了许多不必要的纷扰与喧嚣。

樱桃树我行我素地生长于自己的世界中。无论是晨光中还是夕照下,无论是狂风暴雨中还是寒冷冰雪下,樱桃树只默默地坚守着脚下的土地。

几度春秋,某一天不经意推开后窗,樱桃树素雅的白花已经缀满枝头,细密的小花,没什么香气,开得也不招摇,不惊艳亦无意招引蜂蝶。

樱桃成熟了。樱桃树深绿的枝上缀满了红色的珍珠。习惯了灰色、白色与绿色,樱桃树似乎对鲜艳的红色很不适应,在风中晃动枝叶,如同腼腆的农家孩子。

大概是人类的眼睛对红色比较敏感吧,人们突然间就发现了樱桃树。于是,樱桃无言,下自成蹊,杂草丛生的后院,几天时间就被人们踏出了一条小径。

人们品尝樱桃,偶尔高兴,也会谈谈这株树,考证一下它的出身,猜测一下树龄……满树的红色在人们的品尝与谈论中日渐褪去,那条小径,又被小草们重新织满。

褪去了满身红衣,洗尽铅华的樱桃树,重新躲离了人们的视线,恢复了生活的常态,在角落里默默地生长。对于人们的反应,樱桃树早已习惯于沉默。

单位搬到了新址,老楼拆了,多少人与事在时光的漂洗下日渐模糊。倒是那株不起眼的樱桃树,在我心中愈加清晰,它碧绿的身影时时在我心中摇曳:瘦小而不软弱,孤独而不寂寞。

人们早该忘记那株樱桃树了吧?等人们再想起它,恐怕要等到下一个樱桃成熟的季节。